



风·故事

鸟人

□马继远

走在正午的阳光里，进城农民工孟飞仍觉得浑身冷。他突然意识到：冬天来了。从他家乡南下而来的冷空气，正不断地渗进这个城市，而他身上穿的，还是夏天时的单薄衣衫。

孟飞已经在大街小巷转了好几个月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找到黑心的包工头，索回5000元工资，然后乘飞机，像鸟一样飞回家。

经过商店橱窗时，借助玻璃的反光，孟飞看到自己面黄肌瘦、胡子拉碴的模样，隐隐有点心酸：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整洁的孟飞啊！

寻找包工头的这几个月，孟飞晚上到打工的老乡那里借宿，白天到街上大小工地找人，没睡过安稳觉，没吃过囫囵饭，整个人变了样不说，精神都快麻木了。

恍惚之中，孟飞撞着了人。他刚想道歉，一声臭骂传来：“鸟人！”他定定神，还没看清，被撞的人已飞快地走了。

“鸟人”是这个城市里人们骂人的口头禅。但孟飞自打听到“鸟人”这个词，就从心底喜欢上了。他一直不解：“鸟人”这么好听的词，怎么会用来骂人呢？相反，每次听到这个词，反更坚定了他飞起来的梦想。

从小，孟飞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像鸟一样飞。他觉得，人若能象鸟那样自由自在地飞，那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

有梦想的孟飞，和同村其他人很不一样。他也干农活，也被太阳晒得发黑，但人们看到他，衣着始终是干净的。村里人都说：孟飞这么爱干净，真是生错了地方，应该生在城市里。可孟非觉得，自己与村民最大的不同，不是爱干净，而在于自己有梦想，有个“像鸟一样去飞”的梦想。

孟飞怀着梦想，来到了这个南方城市打工。他打算好好干，挣够钱了，气派地坐飞机回家。所以，他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在建筑工地拼命地干活。少有的几个休息日里，他会把自己收拾干净，到公园或大街上溜达，体验一下做城里人的感觉。

干了多半活，工程完工了，包工头却不见了。工地的伙计们骂了找，找了骂，又都陆续去找新活干了。只有孟飞，还在寻找着拖欠他工资的包工头。

在广场边上，孟飞听到了刺耳的嗡嗡声。他仰起脸，看见有个大伞样的东西在空中飞着，伞布上打着大字广告，伞下的绳索上载着个“飞行员”。地上很多人都在仰首观望，孟飞心生羡慕：这才是“鸟人”啊！

按广告中的地址，孟飞找到商家，请求做个“飞行员”。经过短暂的技术训练，孟飞从高楼顶上起飞了，绑在他身后的发动机嗡嗡作响，风扇吹出的劲风吹鼓了大伞，他真的飞起来了。

飞起来的感觉真好！在空中，孟飞没有丝毫胆怯，似乎他很早以前就飞过。他开足发动机马力，越飞越高，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大。他看到蓝天白云离自己那么近，城市里的街道、高楼、车辆，还有似乎正在翘首惊呼的人群则越来越远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孟飞发现，不是自己背后风扇吹出的风，而是北面刮来的冷风，在鼓着大伞携着自己向南飞。他没有丝毫恐惧，只是想：我终于能像鸟一样飞了，我成了真正的“鸟人”。

借着强劲的北风，孟飞化身成“鸟人”，飞离城市的上空，向着遥远的天际飞去……虽然，那里与他家乡的方向正相反。

老街故事



李玉明 绘

老街上开店对店名很讲究，大凡有些名声的店铺招牌，都能从中品出点远古风韵。店铺所悬挂的牌匾也多是有些名声的文人墨客所题。智慧策划中心的牌子在老街一经挂出，就遭到了老街人的嘲笑。开店的老板姓胡，店面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七八把椅子，三柜子书，一台电脑。墙上贴着策划服务项目表，小到起名取字，大到升官发财，价格都是面议。

开绸缎铺的老王品着茶，问，你这生意，能中？胡策划很自信，我这生意也不敢天天有，半月不开张，开张吃半月。老王说，你这是逮点啊。咱老街可不能做坑人的买卖。胡策划笑了，说，策划这活可是要智慧要知识的。老王摆摆手，得得得，对了，如果我添个孙子，你给策划个名字看看。胡策划捏着指头算算，又在电脑上敲打了一通，说，你孙子最好叫

王子。“噗”……老王把嘴里的茶水给喷了出来，就这？这就是你的策划？哈哈哈……老王走在街上还止不住笑，见到杜老板，他说，就那策划我都会，杜老板，你要是有了孙子，就叫肚子，呵呵。

胡策划的第一笔生意还真是老王的儿子王毛毛找上门的。王毛毛在老街办了个广告公司，在繁华的西城区制作了20多个灯箱广告牌，可是一个多月了一个也没有租出去。没办法，他找到了胡策划。胡策划跟着王毛毛实地看了看灯箱广告的位置，说，没问题，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全部租出去。胡策划先在甲银行门口的广告牌上张贴乙银行的业务宣传广告，甲银行发现后立即找到胡策划，出高价钱买下了这个灯箱广告的位置。胡策划又在乙银行门前如法炮制。局面很快就打开了，只有一家饭店门前的灯箱

胡策划

□刘建超

广告无人问津。胡策划也不急，对王毛毛说，你就做个公益广告，为大家导厕所。于是广告牌子上就被画上一只大手：不要随地大小便，厕所在此。箭头指向前方。游客看不明白就纷纷跑到饭店咨询，搞得饭店老板心里冒火，就把广告牌租下来换成了招牌菜名。

王毛毛对胡策划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在狮子楼请胡策划吃水席。王毛毛的孩子生下来还真就起名叫王子。他说，孔子老子孟子都是圣人，咱王子没准将来也是一大圣人。

王毛毛没多久就到区里当了个科长。王毛毛那个科有些乱，七八个人谁也不是瓢虫，一个比一个有能耐，谁也不服谁。王毛毛又找到胡策划出主意。胡策划眼镜后面的小眼睛滴溜溜转，给王毛毛策划了上任第一枪。王毛毛上任后，不开会，不找人谈话，每天上班就在屋子里看书。一连几天，科里人开始还不在乎，渐渐地就觉得如临深渊，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上班也准时到岗。有人去汇报工作，留心观察了一下，王毛毛看的都是“四书五经”，书页上划着红道道蓝道道的，还有批注。有人来反映些“鸡毛蒜皮”，王毛毛就会说，孔子曰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弄得反映情况的人一头雾水，互相吐舌舌头，咱科长，水深着哪。科里人的办事效率果然有所提高。

那天，王毛毛刚走出胡策划的店门，牛虻就进了胡策划的店。牛虻和王毛毛的目的不一样，都是为了竞争一个重要位置来找胡策划出主意的。胡策划说，我刚刚为王毛毛科长策划了几个方案，你牛虻的方案就是按兵不动，看王毛毛的动静，坐享其成。牛虻将信将疑，说，中，如果能成，我一定重谢。

王毛毛按照策划方案，在上司派人来考察时吃了泻药，拖着虚弱的身子坚持工作，中午连饭也顾不上吃，差点晕倒在厕所里。下午，王毛毛的老婆抱着孩子找到单位，哭哭啼啼地说孩子不舒服，王毛毛也顾不上照应。工作也不能不要家不要孩子吧，科里的几个女人同情加感动地陪着落泪，气氛营造得恰到好处。

可是，考察组最后上报的人选不是王毛毛，而是牛虻。原因是王毛毛身体欠佳，而且家庭不和，不适合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。

牛虻请胡策划到狮子楼吃水席。胡策划接过红包，淡淡地说，谁给的钱多我给谁服务，我是个生意人。说这话时，胡策划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。

温情故事

表哥

□谷永庆

傍晚，家门被一个40来岁的汉子敲开了。他说自己是我表舅的堂侄，到城里办事，要找个地方住几天，希望我这个表弟能帮他想点办法。

我在记不清表舅有没有这么个堂侄，毕竟我有15年没去看表舅了。可既然人家指名道姓地来了，总不能拒之门外吧，我于是就对这个刚刚认识的表哥说：“不要你就住我这儿吧，不过没房间，客厅里睡沙发不行不行！”表哥很激动地说：“行，行！只是给表弟添麻烦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起床后，只见沙发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表哥已经出去了。晚上，他总是在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后回来，问他，他总是说：“在外面吃了。”然后掏出一些零食、玩具给我女儿。我知道这些东西不便宜，算起来表哥住我这儿跟住旅社花费差不多。我对表哥说：“你可不能帮我惯孩子啊。”他嘿嘿地笑道：“哪有大爷不疼侄女的。”表哥在我家住了大约个把星期，他利用几个晚上把我家阳台上的几台坏电扇修好了，还弄好了我那辆准备扔掉的自行车。临走时，他一再客气地

说：“给表弟、弟妹添麻烦了。”

一年后回老家，我特意到表舅家去了一趟，想看看这位表哥。谁知表舅说自己从来没有这么个堂侄——也就是说，这个“表哥”根本就不是我表哥。那么他如何能对我家地址以及我的姓名知道得如此详细呢？表舅说：“想起了，那年你给我寄过一次月饼，写有地址的包装盒被丢到外面去了，可能是这个原因吧。”离开舅舅家时，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就在我已经将这事遗忘的时候，有一天“表哥”又敲开了我家的门。我让他进屋，他说不进来了，这次进城办事，顺便看看弟妹和侄女。说完，他从身后拖出一个编织袋子：“刚摘的豌豆角，给侄女尝个鲜吧。”我让他晚上还住我家，他说不了，还要赶最后一班车回去。我再喊他“表哥”时，他脸色通红地说：“其实，我不是……”我拦住他的话说：“表哥，咱俩就是表兄弟，你就是我表哥。以后进城办事，一定来家里住。”他爽快地答应：“好，我一定会来的。”

讽刺故事

外财

□韦健华

离王盛新屋不远处的那堆垃圾常发出难闻的味。这里以前是大家倒垃圾的地方，后来不准倒了，可那堆垃圾一直没运走。

王盛是最直接的受害者，他后悔当初翻新屋时图这块地皮便宜。他想把这堆垃圾清走，可一算账：请人请车来运垃圾每车要100元，把垃圾全运走可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花费。他觉得不划算，便作罢了。

一天，来了一个开拖拉机的农民，要把这堆垃圾运回他承包的果园作肥料。

王盛脑子里突然冒出个主意，说：“这堆垃圾是我的，你怎么能随便运呢？”

那农民听他这么一说，忙请求道：“大哥，你把这垃圾给我，回头我送几只鸡给你，行吗？”

王盛心里乐了：不用花钱清除这些垃圾，还能进点外财，真是人走运时垃圾也能变钱财。既然有人愿意要，何不敲他一竹杠。王盛于是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也不多要你的，你给400块钱吧，这可是最低价了！”

那农民觉得不划算，只好作罢，开着拖拉机走了。这出乎王盛的意料，不过，他认为还会有人“识货”的人来的。

可是，打那以后，垃圾还是一直堆在那里散发着臭味。